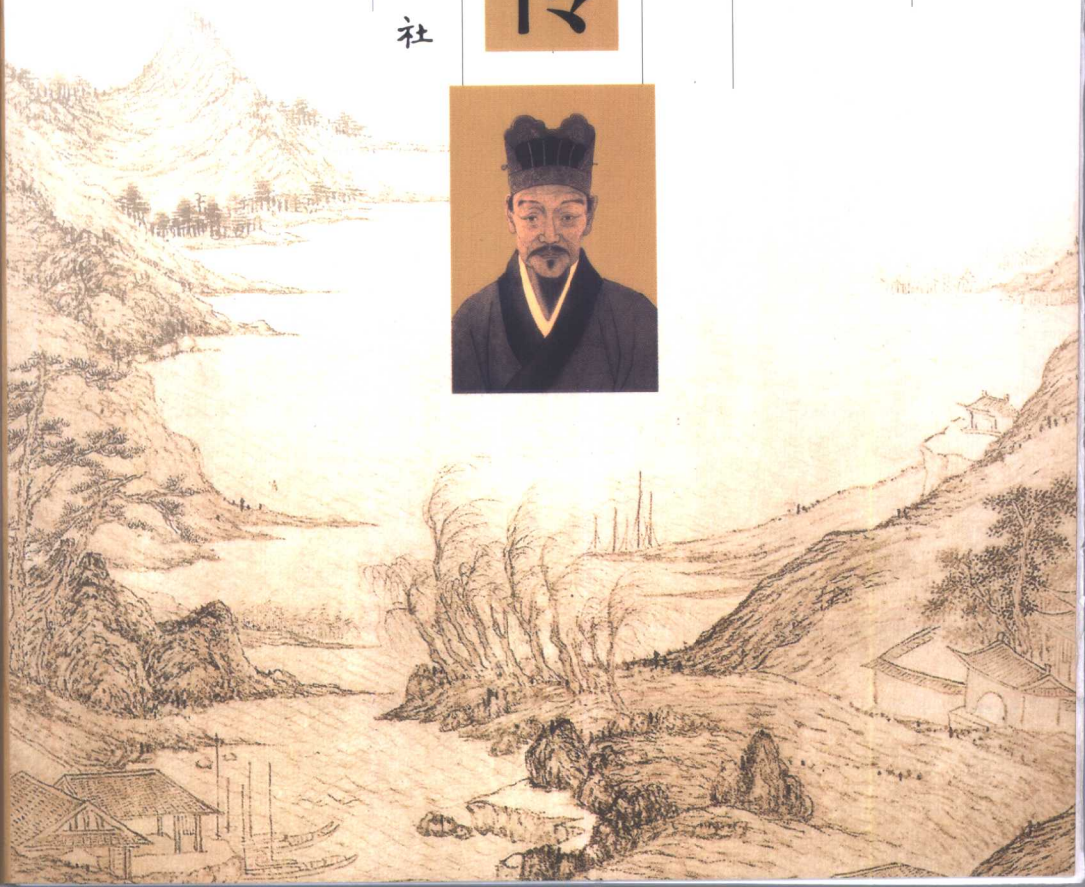


许建平 著

李卓吾传

東方出版社



李  
卓  
吾  
传

许建平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来胜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程凤琴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卓吾传/许建平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3  
ISBN 7-5060-1720-2

I. 李… II. 许… III. 李卓吾(1527~1602)-传记  
IV.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9747 号

## 李 卓 吾 传

LIZHUOWU ZHUAN

许建平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3.125

字数:298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5060-1720-2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序

章培恒

在中国思想史上,李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大致说来,在李贽以前,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是以群体为本位,像杨朱那样主张“为我”——强调个体——的人乃是极少数的“另类”,最后连著作也传不下来;而从李贽开始,又重新旗帜鲜明地强调个体,不但于他生前在思想界掀起了汹涌的波涛,在他死后也对后人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及至 20 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兴起,强调个体就成为当时此一运动的倡导者——从李大钊到鲁迅、胡适、周作人——的共识。由此言之,李贽的思想与 20 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间实有其相通之处,所以,李贽在他的时代里不是属于已经腐朽的过去,而是属于通向未来的新生世代。

所谓以群体为本位,乃是把个人仅仅视为群体的附庸,而不承认其独立的价值和地位,不尊重个人的愿望、要求和权利。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说,不过是要作为个人的臣、子、妻对作为大小群体的代表的君、父、夫绝对服从,乃至牺牲自己的一切;最终当然是全国臣民均服从于“君”。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个人在各个方面都必须依赖群体的护持才能生存的时候,这自是无可避免的;虽然也难免会造成个人的种种悲剧,但“两害相衡取其轻”,绝大多数人都承认

这一原则。及至社会进一步发展,个人对群体的依赖逐渐削弱,其主观能动作用是否能充分发挥对群体的兴衰的重要意义越来越明显、巨大的时候,这种原则势必动摇乃至崩溃。

然而,一则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强固,再则由于明初采取的在经济上严酷打击工商业及富庶地区、在思想上崇奉程朱和残酷镇压异端、在政治上极端独裁的政策(此一政策到明代中叶才难以为继),这种早就与社会发展之间产生了裂隙的原则却一直被顽固地维护着。到正德时期王阳明确导心学,虽然仍打着“存天理,去人欲”的招牌,实际上却已隐含了尊重个人的欲求的内容。经过其弟子王畿、王艮等人的推演,这种内容逐渐趋于明朗,其与尊重个体、倡导自我的思想的联系也逐渐显示出来。

李贽曾以王艮之子王襞为师,其思想较王艮父子和他们的同道又有了重大的发展。他以“童心”作为人的根本,而反对“以闻见道理为心”(《焚书》卷三《童心说》)。这其实就是要人纯任自我,而从社会的一切现存规范——“闻见道理”——中解脱出来。这虽似与老庄的思想相通,但老庄是要人们鄙弃物质生活,所以只是脱离实际的幻想;而李贽却不仅肯定物质生活,并且尊重人们在这方面的追求:

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迹言也。(《焚书》卷一《答邓明府》)

夫唯以迹言为善,则凡非迹言者必不善。何者?以其非民之中,非民情之所欲,故以为不善,故以为恶耳。(《李氏文集》卷十九《明灯道古录》卷下)

所以，他的主张纯任自我，是要求人们能自由地去追求自己所满意的生活——包括富裕的物质生活；而其所谓“好货”“好色”等等，都是以个人的物质欲望为出发点的。这就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而与老庄截然相异了。

与此相应，他要求社会给予个人的发展以广阔的空间，不要以任何理由和任何方式加以限制，他说：

夫天下之人之得所也久矣，所以不得所者，贪暴者扰之，而仁者害之也。仁者以天下之失所也而忧之，而汲汲焉欲贻之以得所之域。于是有德礼以格其心，有刑政以禁其四体，而人始大失所矣。

夫天下之民物众矣，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条理，则天地亦且不能。是故寒能折胶，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热能伏金，而不能伏竞奔之子。何也？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焚书》卷一《答耿中丞》）

他的这种强调个体、尊重个人的欲望、自由和权利的思想，与当时的体制和维护这种体制的统治集团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他又坚持宣传自己的主张，与反对者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于是，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向皇帝举报，以“惑世诬民”的罪名关入牢狱。为了抗议，他以剃刀割喉自杀。断气以前，有人问他痛不痛；他已不能说话了，就用手指在询问者手上写道：“不痛。”——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随着他的被捕，他的著作全都遭到了政府的禁毁。但在他死

后不久,他的著作又流行起来。书坊老板见到李贽的书很受读者欢迎,有利可图,于是就雇人伪造他的著作。所以,留存至今的他的著作中有不少是他死后由别人伪造的。

明朝灭亡以后,意在反清复明的志士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认为李贽等人的思想不但不能引导人民服从、维护明朝的统治,还起了负面作用,是很要不得的,于是加以批判;加以新取得天下的清朝统治者当然也不喜欢这种强调个体、尊重个人的思想,李贽在清代的士大夫中很快就没落了。然而,在下层的读书人中他却仍然受到推崇,《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存目》为李贽《藏书》所作提要说:“贽书皆狂悖乖戾,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牋。特以贽大言欺世,同时若焦竑诸人,几推之以为圣人。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犹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这条提要实可视为“大批判”文章的滥觞,但从中也可看出直到乾隆皇帝下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代,李贽在“乡曲陋儒”中仍有很大影响,所以要用“大批判”来消毒。

我虽然不知道这种消毒工作在当时起了多大作用,然而,到了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中,与李贽的要求相通的尊崇个体的思想却教育了整整一代青年,在文化上结出了璀璨的果实。足见与历史发展潮流相一致的思想是无论怎样残酷地镇压、聪明地批判都消灭不了的,它总要曲折地成长,直到发扬光大,完成了其历史任务而后已。这原是马克思主义所早就揭示了的真理。而李贽所体现的这种坚持进步思想、不惜以生命相殉的伟大的人格,我想,也正是我们所应弘扬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正因为此,我高兴许建平博士这部《李卓吾传》的出版,并不辞

为之序；因为李贽是这样地值得尊敬和研究的人物。从 20 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以来，李贽虽然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而且出现了若干优秀的论著，但这绝不意味着李贽的研究已经终结，而是仍然要求着进一步深入。当然，后出的论著并不因此而具有天然的优势；它既是向先行者挑战，同时也必然要接受当代和往后的研究者的严格检验。我衷心希望这部书在挑战和接受检验的过程中取得胜利。



# 目 录

目  
录

## 1 / 序 章培恒

## 1 / 第一章 商裔儒子

海疆明珠 / 2

海商之裔 / 5

易姓之谜 / 9

少有逸才 / 11

如此中举 / 15

## 20 / 第二章 共城亲情

思邵雍之志 / 20

守丧御寇 / 23

始聚泪别 / 26

1

	早魔噬女	/28
31/	<b>第三章 求道两京</b>	
	莫做黑漆漆之人	/31
	折节王学	/34
	官吏更须是豪杰	/36
	穿衣吃饭即是道	/38
	喜结焦竑	/42
	惊语识楚控	/44
	初露锋芒	/46
	神驰于《老子》	/49
	负弩前驰	/53
55/	<b>第四章 彻悟姚安</b>	
	黄安归约	/55
	顺性牖民	/59
	以禅理化民	/68
	悟彻生死	/72
	造福百姓	/81
	挂冠而去	/85
	鸡足山谈禅	/90
	卧道苦留	/98
	恋游滇中	/101
104/	<b>第五章 托命“天窝”</b>	
	为胜友而来	/104

发《老子》真精神	/114
心胆之交	/116
我为西方圣人	/119
未有如龙溪先生者	/122
谁是心相知	/125
心灰意冷	/129
益信君伪	/133
恨别“天窝”	/140
<b>145/ 第六章 麻城风波</b>	
带发老僧	/145
从容于礼法之外	/151
答耿司寇	/155
舍狂狷而谁	/160
士贵为己	/163
不如遂为异端	/166
剃发事件	/171
<b>178/ 第七章 龙潭风雨</b>	
人自纵横水自深	/178
真可以不惜死	/182
破千年一律	/186
知己难求	/190
龙潭初谈	/194
《焚书》不焚	/199

	谤声四起	/205
	喜迎中郎	/212
217/	<b>第八章 声振武昌</b>	
	平息凶险	/217
	“孔子爱骗诱”	/222
	“静者居”不静	/225
	发《水浒》之灵光	/235
	寻觅童心	/242
	发乎自然,不为诗奴	/246
	情系龙湖	/251
253/	<b>第九章 禅门纵横</b>	
	心中观音	/253
	说彻骨好汉	/258
	不在美丑而在真	/263
268/	<b>第十章 古刹秋风</b>	
	穷途三叛	/269
	可杀不可去	/274
	黄安还情债	/281
	决不做负恩人	/290
	预约后事	/293
299/	<b>第十一章 南北求索</b>	
	上党论圣	/299
	大同谈兵	/307

	极乐寺论学	/312
	连舟南下	/318
	永庆寺答问	/321
	颠倒千古是非	/331
	窥《易》寻因	/342
348/	<b>第十二章 宁死不受辱</b>	
	再会利玛竇	/349
	火烧芝佛院	/357
	天下不可无此人	/367
	通州被祸	/375
	自刳狱中	/382
	此子不死	/388
402/	<b>后记</b>	

## 第一章 商裔儒子

(嘉靖六年至三十三年)

一帘疏雨坐终宵，秉烛相看春已饶。  
有话不妨人尽吐，五更鸡唱是明朝。<sup>①</sup>

——李贽《春夜》

嘉靖六年，西历公元一千五百二十七年。

中国历史虽没有大变故，但恼人的事不断，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烽火四起，铁马金戈，闹闹嚷嚷；而“心脏”也不时发出危急信

---

<sup>①</sup> 章前选诗须是传主自己所作，传主文集中未见有中举前的诗作，因此首所含哲理合于李贽少年待奋发情形，故选而用之。



号：六年前，武宗卒于豹房；三年前，世宗建醮台于宫中，道士势力渐盛，大臣谏，不听；朝内冤狱大兴……。

这一年在史官眼中，也算得上多事之秋。《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留下了如下几笔：二月，小王子寇宣府；张聪兴“王邦奇狱”，以构陷杨廷和。三月，安南莫登庸篡位，称大越皇帝，改元明德。五月，王守仁总制两广、江西、湖广军务。六月，四川芒部沙保等起事；吉囊数万骑渡河，寇内地。九月，李福达狱具，模范株连甚众；颁《钦明大狱录》于天下。十月，张聪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裁浙江省舶司。十二月，云南土舍安铨以怨改流起事；命议整顿盐法、钱法……

或许是历史学家的疏忽，无论从哪方面讲，这一年，有一件比《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所记上述事件更具异彩，更能引起后人瞩目的“小事”：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大师李贽诞生。

人们愈来愈发现，他在中国哲学思想史、文化学术史、文学史上乃至中国文明史上的价值、地位，不亚于一个帝王，一位将相。

李卓吾属于现在，也属于未来。

李贽是中国思想的高境界，也是一个难以参透的谜，具有永久魅力的谜！

## 海疆明珠

2 东南海面，风和日丽，海浪心平气和地有规律地纵涌着皱纹。一艘负有令四夷臣服进贡天朝使命的游说龙船，在大海上悠闲地荡着。这条龙船历史悠久，不知在海水中浸泡多少年头了。船身的木质也慢慢地变松、变软、变黑，日渐衰朽。船板连接处的木楔，已提早透露出筋衰力竭、力老难支的消息，偶尔发出吱吱的呻吟。

巨大的龙船拖着高高的桅杆，在海上艰难地蠕动着，渐渐爬出人们的视线。

东南海滨，泉州海湾。虽说已是数九寒天，但南疆四季如春，从不知冬季是什么滋味。晋江水犹似悬挂于戴云山与大海间的一条白练，在泉州城绕了个弯，方依依不舍地离去。环城十数里长的刺桐林，翠绿茂密，静悄悄地，似乎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城南，外国商人聚居的“蕃坊”，向来是个热闹的去处，随着夜色渐深也趋于平静，只有与“蕃坊”相邻的南安胭脂巷的李家大院<sup>①</sup>，仍不时传来急促脚步声、关切问语……。

明嘉靖六年(1527年)，农历十月二十六日的一个夜晚。<sup>②</sup> —

① 关于李贽的出生地，有两种说法，《李贽的家世、故居及其有关问题》一文考证，其祖居为泉州城南门外浯江祖居。其根据是，李贽死后七年(1609年)，曾为老长房改建为“林氏宗祠”，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又改为“瀛州林李宗祠”。清同治年间修葺林李宗祠时，还从地下出土了两颗李卓吾的石质印章(参见林海泉先生《李贽年谱考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然而，此考证有一个问题，李贽是否为林仙保一脉的后裔，若是，那么当无问题，因为，林仙保的后代就住在此地，林氏的宗祠也建在那里，所以到了清代同治时发现李贽的石章，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根据70年代发现的林奇材(与李贽为同辈人)的《陆斋公圻志》、《明故处士章田暨配丁氏、滕张氏合葬墓志铭》两个原始史料，推知李贽为李信生(字允诚)一脉的后裔。而这一脉“初住教场头”，后徙南安。到清乾隆时林、李合为一个宗祠——“瀛州林李宗祠”，李贽的墓很可能改迁这里，故到同治年间有李贽石章发现之事，所以我同意林海泉先生的意见，以为李贽的出生地当在“南安”。

② 李贽的生年有嘉靖五年与六年两种说法。《清源林李宗谱》载：“卓吾公生嘉靖五年丙戌十月二十六日戌时。”《历年表》载：“嘉靖丙戌十月二十六日戌时，八世长房卓吾公生。”而李贽在《卓吾论略》中自己明言：“居士生大明嘉靖丁亥之岁，时维阳月，得全数焉。”前两个言生于嘉靖五年的材料后出，故还是以李贽自己所言为据。出生的时刻则参照以上两个材料。



声清脆的婴啼，打破李家大院的宁静，安慰着一颗颗焦急久待的心。府第沸腾了，一个男婴降生于李家府第。他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李贽，一位曾使整个王朝为之震恐的狂士，一位敢于揭破官场与道学堂皇面纱，还其赤裸裸本相的灵魂解剖师；一颗划破漫漫思想黑夜的耀眼的启明星；一位近代思想的启蒙教主。

泉州是个海上贸易繁荣、思想异常活跃的地区；一座因海港而兴起的海滨城镇，东南海疆的一颗璀璨明珠。

泉州，位于太平洋东岸中国海岸线上的泉州，曾是公元 10—14 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耀眼的明珠、最大的港口之一。

尽管无情的岁月抹去了许多历史的陈迹，然而我们从今天稀珍的历史记录中，依然发现早在公元 6 世纪，泉州已成为中外人士来往的枢纽、通道。南朝陈永定二年（558 年），一位名叫拘那史陀的印度僧人就是自泉州乘船，前往梭加修（今马来半岛）的。到唐代，阿拉伯商人由此登岸，前来中国经商，中国商人由此入海前往波斯，于是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论资历，她比广州要早得多。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五代时，政府在泉州建城池，引晋江水绕城而过，地方官刘从效环城池种植刺桐树，泉州港又名“刺桐港”，其名随商船传扬海外。

自宋朝至元朝，泉州的商贸日益红火，帝王们见有利可图，也纷纷插手、施恩，或设市舶司，掌海上贸易之事；或立“来远驿”，专接待外来客商；或置“蕃坊”，专供外商居住；或以官职为诱饵，鼓励外商前来贸易……。泉州城在世界海上贸易的地位也不断地升级：中国第一大港，东方第一大港，世界最大港口之一。千帆辐辏，“风樯鳞集”，“舶交其中”，“犀珠宝货”，堆积如山，“见者莫不兴羨”，国外游客为之惊叹不已。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至此不无感